

2021年6月25日 / 星期五 本版编辑 / 谢炯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



文体人物

“是65年前一张新民晚报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将我这一生和芭蕾紧紧联系在一起。”此次跟随中央芭蕾舞团一起来沪的，还有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第二代琼花扮演者薛菁华。

在前天美琪大戏院举行的观众见面会上，气质出众、身姿优雅的薛菁华被众多特地赶来捧场、排队签名合影的舞迷团团围住，她用一口老派的上海话同他们聊家常，仿佛几十年未见的老友，而置身家乡，那些回忆也被定格，如一张张旧照片般印在脑海海中。



台前幕后

蔡正仁



尚长荣

一头白发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，这次为了现代昆剧《自有后来人》拼了，不仅常常和主创在排练厅磨戏到深夜，天天苦背台词，还破天荒地染了一次黑发。昨天，记者在上海昆剧团俞振飞昆曲厅见到了黑发蔡老，英俊气质不减当年。继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南霸天之后，这次蔡正仁又将挑战另一位经典反派——日本宪兵队长鸠山。

两位“鸠山”相遇

作为本剧的艺术指导，曾经在京剧《红灯记》里演过鸠山的京剧大家尚长荣近来也成了上昆的常客。两位“鸠山”相遇，气氛十分活泼。中场休息时，尚长荣迎下刚下场的蔡正仁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仁兄啊仁兄，你真是演活了鸠山，光站在那儿就像！”接着，尚长荣又用上海话说了两声：“赞额！赞额！”

落座说起这头黑发，蔡正仁坦言，其实也纠结了很久。他一向不喜欢染发，但按照剧本设定，鸠山的年纪是中年，八旬的蔡老顶着一头白发上台，不合适，如果戴头套，又缺了真实感。正式排练后，蔡正仁下定决心，染了一头黑发，鬓角也修理得清爽利落。可是没想到，“染早了”，他指了指发根处新长出的白发说：“离正式演出还有半个月，到时候还要再染一次。”

在全身心投入创排的同时，蔡正仁也时刻都在与自己的年龄“作斗争”。由于记忆力减退，他坦言背一段曲子、念白需要比别人多花好几倍的时间，这多多少少使他有些苦恼。但是，把戏演好，把角色塑造好，始终是他心中最大的动力。

全团劲头十足

同样碰到挑战的还有他的老搭档、饰演李奶奶的昆剧表演艺术家张静娴。闺门旦出身的张静娴，难得地串了一次老旦：“一开始不太适用本嗓唱，嗓子会哑掉，想少唱一点，没想到大家听了都说不过关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唱全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。”

老艺术家们全力以赴，中生代和年轻人们也不甘示弱。这部以电影《自有后来人》为蓝本的昆剧，是上昆建团43年以来创作的第一部大型革命现代戏。全团上下劲头十足，团长谷好好笑言，“排这一部现代戏的功夫，十部《牡丹亭》都排出来了！”有一次大家排练到忘了时间，一看表，已经是深夜11点。

早在1964年，蔡正仁在上海青年京剧团时就曾参演过昆剧《自有后来人》，也是演鸠山。但当时是向浙江昆剧团学习的剧目，严格来讲不是上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。今年再排《自有后来人》，蔡正仁的感受跟50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剧本、唱腔、念白、表演全部从零做起，是全团经历的一个创造与突破的过程。

蔡正仁提到了当下昆曲现代戏的一个热议话题：“究竟昆剧能不能演好现代戏？这不仅是业内人士一直在探讨的话题，也是许多爱好昆曲的人士关注的问题，更是我们每个昆剧人面临的重大课题。我个人认为，昆剧完全能够演好现代戏。如果能够把曲牌、念白这两项处理好了，这个戏就基本成功了。”

本报记者 赵明



张静娴(右)与罗晨雪

第二代「琼花」薛菁华是阿拉上海人

我与新民晚报有缘

妈妈带我报的名

“要不是妈妈在夜报上看到招生的消息，当机立断就带了我去报名，我大概就和芭蕾擦肩而过了。毕竟，那时候才11岁的我，梦想是当一名医生。”薛菁华的妈妈是大学毕业生，热爱艺术。1956年7月的一天，她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北京舞蹈学校来上海招生，又写明会特邀苏联芭蕾舞专家前来教学，直觉这对于身材颇长的女儿是个不错的机会，当机立断就带她去报了名。

当时刚考完试、已被心仪初中录取的薛菁华，对于芭蕾舞一知半解：“就是在电影《列宁在1918》里看到过那么一两分钟的片段，记得那是一段《天鹅湖》，我也只晓得芭蕾舞是要把脚尖踮起来跳的舞。”薛菁华至今记忆犹新的考场：“招生临时考点设在红旗歌舞团，就在石门一路南京西路的交界口，现在王家沙的隔壁——一栋老旧的洋房里。来考试的有几千个孩子吧，最后

现在长驻在深圳

学芭蕾的日子，有苦有甜。“那时候的小孩都单纯听话，总归老师怎么说我们怎么做，但却似乎怎么做都是错。不是肚子没收紧，就是屁股没收紧，要就是膝盖没伸直，总之就是反反复复、日以继夜的练习。”薛菁华记得，第一次得以回到上海在舞台上跳给姆妈看，已经是1965年，她随团来上海在福州路的市政府大礼堂表演，演的就是《红色娘子军》。

有老舞迷问薛菁华，既然现在也退了，是不是该回上海了？她有些感伤：“上海是故乡，当然魂牵梦牵，但爸爸妈妈都走了，家也就散了。”

选了30个，都是上海人，我很幸运，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直到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时，姆妈才惊觉，这是要把女儿送走了，又舍不得。“可是舍不得也要舍得，我记得姆妈送我上火车，车厢里都是跟我一般大的孩子，火车发车声响起时，一车厢的孩子放声大哭。随行的辅导员倒是镇定，拿出一个大西瓜给我们一人一块分好，说：‘好了，都别哭了，来吃西瓜吧！’大家就都不哭了。”

那时，南京长江大桥都没造起来，还需要摆渡，开到北京用了足足三天。南北地域气候、饮食习惯差异巨大，初到时，小薛菁华也不能适应：“北方很少吃米饭，时常有风沙，气候干燥，我很想家，特别难过时就给姆妈写信。”无奈，一封信走走停停寄到上海要一个礼拜，等妈妈回信过去，小女孩都已经忘了之前那些不适应和难过了。

现在的“琼花”化身一颗传播芭蕾的种子，常年担任教学工作。受老一辈芭蕾名家舒巧邀请，薛菁华如今在香港舞蹈团帮忙训练演员，为工作方便，平时长驻深圳。

但对于上海，她甚是怀念。坐在美琪古朴大厅里，她悠悠起身道：“以前我家住得离美琪也不远，这次来上海住在城市酒店，推开窗就是上海风景，虽然变化很大，但依然能看见‘新民晚报’的金字招牌，真的是缘分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《红色娘子军》主题展览 记者 郭新洋摄

相关链接

作为“红色静安·百年经典”主题系列活动重头戏，中央芭蕾舞团经典保留剧目《红色娘子军》将于今晚起至27日在美琪大戏院上演。

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是中国民族芭蕾的开山之作，它将芭蕾审美与中国传统艺术融会贯通，创造出新的舞蹈语汇。剧中不乏对芭蕾艺术的民族化创新，将中国戏曲中的亮相、圆场、顺风旗、托按掌，以及黎族民族舞蹈元素等，融入到曼妙的芭蕾舞姿中，艺术性地表现出革命军人的力量感、正义感。此外，配乐中包含了中国传统乐器，采用民歌旋律，以及载歌载

舞的伴唱形式，打破了传统芭蕾艺术的戏规。

新的时代不断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。《红色娘子军》在传递中国的精神气质、表达中国人的核心价值。作品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不变信仰与不断求索，它借由芭蕾艺术的形式，传承百年的精神力量，并在当代观众心中再次点燃激情与荣耀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从第一代“琼花”到第六代“琼花”，《红色娘子军》续写着属于中国芭蕾的艺术佳话。

《红色娘子军》主题展览也同步在美琪大戏院展出。